

## 隐在城里的小店

张金刚

若非朋友引路,我很难穿过拐七扭八的胡同,找到那家地道的疙瘩馆;一顿饭,便深爱上那里。僻静的小院,家花绚烂;家常小炒,味道正宗;铁锅疙瘩,极具功力。女店主举止优雅,闲暇时作画习字,作品装饰雅间;儿子儿媳继承旧业,勤快操持,少言寡语;常有文化人聚餐小酌,谈天说地,交流心得。

这小店,亦家亦业,隐于闹市深巷;虽朴素,却洋溢着家庭的温馨与舒适,充盈着艺术的灵性。开店,是生活不是生计,是会友不是经营。故而,烦累了,高兴了,无事了,我都爱邀友到那里坐坐,寻求久违的安静。

隐在城里的小店,不招摇、不媚俗,或精致、或家居,或大众、或个性,却又与周遭和谐相融,浑然一体。他们虽有超脱于世的气质,却更有平民生活的质感,让人一脚踏入,方找回生命的自然与本真。小店的魅力,牵引我在城里四下寻觅,是寻店,更是在放逐心灵。

古玩小店,我格外钟爱;不为收藏,只为回味。曾邂逅一家,名为“光阴”;隐在透着古城肌理的小巷,只一间老屋。生活的小城,底蕴不深,说是古玩,并非古董,只是些上了年月的玩意罢了。瓷器银器有些,但那浸润着年代感的老钱币、老像章、老年画、老玩具、小人书、大茶缸……更能唤回记忆。这些物件不知从何处来、经何人手摆在这里。

## 问水

凌英

歙县城南练江中的渔梁坝,唐宋时代就在此垒石为坝,到明代定型,成为用清一色坚石垒砌而成的石坝,跨江而卧,不失雄伟,又透着几分秀气。这个被誉为皖南“都江堰”的渔梁坝,具有灌溉、行舟、放筏、抗洪等多种用途,同时又是个洒满徽州人离情别恨、承载着无数人生梦想、憧憬的地方。唐宋以来,一代代的徽州男儿从渔梁坝出发,由一江碧水载着,驶出重重山峦,驶向莫测的未来。渔梁坝的多种功能,都因为有了满盈的、源源不断的江水。也可以说,没有渔梁坝蓄积的江水,许多徽商的人生起点就缺少诗情画意,而徽商历史和渔梁坝以及坝下的江水是连成一片的。

说到渔梁坝的水,几年前,一位老教师曾向我如此描述:丰水期,临河的人家从后门下几级石阶便可顺手汲水,在临水的石阶上洗衣裳,只有下半年涸水期村人才跑到渔梁坝上去洗刷。一年里有大半年渔梁坝上的水都是满盈盈的。秋冬季节坝下的水落下去现出白色的沙滩来,但仍然有许多小船在河里穿梭。怪不得李白作诗赞美“何谢新安水,千寻见底清。白沙留月色,绿竹助秋声”这里的村人喜欢在河滩上搭草台唱徽戏。逢大年,渔梁村人则要玩亮船,把两艘或三艘木船并在一起,然后在船上扎牌楼(歙县的一些名景),扎彩灯,还在船上玩鱼灯。坝下的亮船游玩到琳村,坝上的亮船玩到万年桥,新安江上游的练江一片画里灯火,水上仙境。“七·五”(1975年)洪水使渔梁古镇临河的房子被冲毁,沿河村落也遭到很大的破坏,但那时河里的水依然丰盈。

遗憾的是,近十多年来,练江的水不断缩减,像远离古城一去不复返,使渔梁坝坝下的河床平日都是怪石鳞峋,一滩褐黄色死水被褐黄色石塌围困着,发出凄凉的呜

咽。人们边叹息边发问,水呢,你怎么不再有当年的丰盈了活泼了,难道你也老去了吗?

记得刚参加工作被分配到歙县东乡溪头,第一次离开父母、县城,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,心情是落寞沮丧。欣喜文化站门前的溪流让我多愁善感的情绪得到了慰藉,找到了知音。溪水数米宽,终年水满满平平的,梅雨季节水是嫩黄色的,平日常青里透白,一眼能看到飘游的鱼花和水底的沙石。夕阳西下,溪水便斜晖脉脉,水韵悠悠,给人梦幻般的感觉。这溪水是要流进新安江的,这使我遐想联翩。进城工作后,那溪水成了我永远的思念。可是近几年我再去溪头,那水也没了往日的热情,但见溪床裸露,褐色浊水如同随意流淌的流浪汉,脏兮兮的,没了鲜活模样。溪水水成了我的心疼与不安!

水,你何以会变成这样?我带着这个沉重的话题,请教了一些学者与专家。他们告诉我,山里的村民都用上了自来引水,三、五户人家便也在源头建一个十多吨的大水池,把大量的源头水引进了家里家外,破坏了原生态水系,还有任意在水量稍大的河段进行拦截封锁水源,致使河段下游水量细小,再有大量的养殖场、化工厂用水,使水受到严重污染,被污染的水一部分滞留当地,一部分却流进了溪流、江河。

原来如此!“问渠哪得清如许,唯有源头活水来”,这源头的活水就这样被抢夺、被拦截、被毁容、被糟蹋,你叫她怎么可能“清如许”呢?人们都说“向善若水”,按理我们应该尊重她的喜好,可是我们却霸道地改变了她的生态。我又想起了徽州古语:“生在苏州、杭州,不如死在徽州”,可见徽州是一个山水美丽的风水宝地。好风水讲的就是徽州美丽的山水,试问水都不美了,好风水又从何谈起呢?

如此,这小店便充满了光阴的故事。淘本小人书、旧磁带,便淘回我的童年。

新识一位画梅高手樊姐,没想到她竟是家鞋店老板。不出所料,她开在街角的小店非同寻常。走进,便有如水般的轻音乐、慢情歌按摩耳蜗、抚慰心灵,且隐隐有淡淡的茶香在萦绕。果然,隔间便摆件茶具,红茶、绿茶、花茶与墨梅、红梅、雪梅,相映成趣。坐下,品茶、赏梅,谈生活;若非偶有顾客造访,丝毫不觉身处鞋店。樊姐的小店,更是她小资雅致性情的栖所,吸引着入店的人。

下班回家,路过一家馒头店,常会捎上两个。不论炎夏寒冬,一对中年夫妇都坚守店里。早上、下午,和面、揉搓、蒸笼、出锅,赶着中午、傍晚两次摆卖。他家的馒头,用最原始的起子发面,喷香劲道;摆卖的男子,用高低适度的音调起身招呼,温和谦恭。不少人夸小店的馒头好吃,而我更喜欢小店主人勤劳诚信的美德,邻家叔婶般让人心生暖意的亲和。

我一直坚信,开小店、逛小店的人,都爱生活、懂生活、会生活的人。曾在一小酒馆,我与北京返乡的哥们喝着朴素的鸡尾酒,借着酒性深情地唱了曲《鸿雁》,便泪花涌动;约定,择日去游逛南锣鼓巷的小店,品尝天南海北的小吃,这缘起我们对隐在城里小店的偏爱,更因那股共通的闲淡雅趣的情怀。

闲时无聊,便教五岁的女儿打扑克。看着她胖乎乎小手抓不住牌那焦急样,不由得想起了儿时的我。

## 54张扑克牌里的旧时光

张帮俊



下雪天,我吵着要去外面玩,母亲怕我冻着了,便哄着我我说:“俊儿,咱们玩打扑克,好吗?谁赢了有糖果吃。”我不知道扑克什么东西,但禁不住糖果的诱惑,便爽快地答应了。母亲拿出一些花花绿绿的硬纸片,告诉我这叫扑克,并教我认识。“妈妈,这个小丑是什么?”“小王,很厉害的。”老妈教我玩的扑克游戏叫“金J钓鱼”。

我好不容易放上很多张牌,没想到,母亲一个“J”就全给勾去了,气得我哭叫着不玩了。后来,母亲就多给我几个“J”,我总算赢了一局,高兴得我手舞足蹈。

上高中时,有些贪玩,时常和几个同学逃课去宿舍打扑克,谁输了就在脸上贴纸条。到最后,同学告密,老师来“抓赌”,我们被逮个现行,就见那输惨的哥们,脸上贴满了白纸条,活像个“白无常”。那段时间,特别迷恋打扑克,水平升上去了,学习成绩自然掉下来了。时过境迁,当年一起疯狂打牌的同学早就各奔东西,有的人,就再无相见了。

那年,背着行囊坐火车南下打工。车厢里几个年轻女孩在打牌,我则在旁观牌。其中一个梳麻花辫的姑娘牌技很烂,输了很多局,也被罚喝了好多白开水。见她的

晚上,老公要出去办点事,我赶紧站起来说:“带我出去逛逛吧,我都两天没出门了。”老公诧异地看着我我说:“你这种坐不住的人,居然可以两天不出门?”我一时无语。

搬到这个新居不过三年的时间,因为工作忙,所以和大家打的交道也不算多,相比别人一起爬爬山或者跳跳舞什么的,我一直自认为是这个小区里的隐形人。直到月初我辞职了,才发现,其实我人缘还挺好。

辞职后,我便开始N多个计划,比如每天早晨下楼跑步,给老公和儿子每天弄不一样的美味,买些好看的明信片等等,我正忙得不亦乐乎,小区门口开麻将室老板娘那天忽然问我:“你一直在家不上班啊?”我一愣,她居然关注到我每天不上班,只好说我辞职了,老板娘痛心疾首地说:“可不能这样,你这个年龄不上班怎么行呢?”

后来几次,老板娘一见到我就问:“还不找工作?”被问急了,我只好回答:“我现在在家里做自由职业。”说完笑了一下,上楼了。我家在二楼,正找门的时候,忽然听到老板娘在楼梯处问:“是什么自由职业?”声音里的热情洋溢让我感觉到

惨状,一股怜香惜玉之情油然而生。我便道:“我来给你当参谋,杀杀她们的威风。”那个胖姑娘笑道:“来个小白脸想英雄救美,小心别没救成,把自己搭进去,输了话,这瓶矿泉水你得一口气喝完。”说完,她扬了扬手中的瓶子。虽然,我牌技不是很高,但是对付这几个小姑娘还是绰绰有余。几个回合下来,她们就甘拜下风。就这样,我认识了这几个同样出远门打工的姑娘,并且,还和这个麻花辫姑娘有了一段恋情,虽然,最终,没有走到一起。但是,火车上的这场牌事还是很令人回味的。

所属的企业每年都会举行迎春扑克比赛,在高手如林的竞争中,我才知道,山外有山,人外有人,在失败中让我懂得了谦逊。几个陌生人之间,消除尴尬最简单的方法,就是一起打牌,几局牌下来,有些人好似已是熟人。除夕夜,一家人四方桌,一起看春晚,一起打个牌,输赢不重要,最在乎的是这温暖的亲情,感受家的味道。在和领导打牌中学会了装傻,在与年迈的父亲打牌时学会了示弱。在与网友打牌中,坚持做到“牌品如人品”。

那个教会我打牌的母亲早已离世多年,除夕夜的牌局也早已停止,因为,永远少了一个人。这54张牌里的旧时光,连同那些陪你打牌的人,一起停留在记忆的深处。

她有找着同行的感觉了。

麻将室老板娘不再追问我工作的事了,可是小超市的阿姨发现我出门的时间不对后,却又承上启下地问:“你没上班吗?”不同的是,这位阿姨和老板娘的观点不同,她说的是:“不用上班挣钱是有福气的人。”或者是:“在家呆着舒服吧?”语气有羡慕,但还有一点点不真诚,直到有一天我忍不住告诉她:“我现在是在做自由职业。”她一愣,笑了笑说:“自由职业好,不被人管。”我一愣,忽然发现她也当我是同行。

再往后,连菜场肉铺的大哥见我和一帮老太太们一起买菜,都忍不住问:“你为什么不上班呢?”我当时就傻了,我人缘咋就这么好呢?于是我想说:“咱们是同行,自由职业。”然后在肉铺大哥疑惑的眼神中,傲娇地拎着猪肉回家。“那你以后还出门不?或者说,还是决定找个工作去?”老公忽然问我。我忽然愣了,做一个以写稿和设计为生的自由职业是我的梦想,但如果不出门,这也不是我的风格。想了想,我说:“要让他们习惯我,要么,让我习惯他们,反正有时间问我的人,都和我同行。”

## 同行

王子华